

魔法书与守护者

(德)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海克·霍尔拜恩 著

江澜 李晓旻 谢秋 译

江澜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6-3834

Wolfgang Hohlbein, Heike Hohlbein

Das Buch

Copyright © 2003 by Verlag Carl Ueberreuter, Vienna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书与守护者/(德)霍尔拜恩(Hohlbein, W.), (德)
霍尔拜恩(Hohlbein, H.)著;江澜,李晓旻,谢秋译.—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793-4

I.魔… II.①霍…②霍…③江…④李…⑤谢…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724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欧阳韬

魔法书与守护者

Mo Fa Shu Yu Shou Hu Zhe

(德)霍尔拜恩 著

江澜,李晓旻,谢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74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2 插页 2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793-4

定价 48.00 元

目 次

致中国读者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1)
第 1 章 老鼠和木头人	(1)
第 2 章 一次后果严重的争吵	(17)
第 3 章 公证员	(23)
第 4 章 灾难之后	(37)
第 5 章 深夜拜访	(47)
第 6 章 门	(53)
第 7 章 秘密	(68)
第 8 章 来自阴间的声音	(81)
第 9 章 另一面	(88)
第 10 章 书记员	(102)
第 11 章 逃亡	(119)
第 12 章 葬礼	(138)
第 13 章 状师	(150)
第 14 章 深夜来客	(158)
第 15 章 黑色轿车	(172)
第 16 章 鼠杀死	(189)
第 17 章 城堡酒家	(202)
第 18 章 警告	(216)
第 19 章 袭击	(226)
第 20 章 保镖和旅行计划	(240)
第 21 章 开往地狱的列车	(251)
第 22 章 刑讯室	(272)

第 23 章	被捕	(290)
第 24 章	解救	(294)
第 25 章	档案馆大会战	(304)
第 26 章	书商学校	(317)
第 27 章	彼岸来客	(328)
第 28 章	美丽新世界	(341)
第 29 章	关于冥河	(351)
第 30 章	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375)
第 31 章	埋伏	(390)
第 32 章	绑架新手	(404)
第 33 章	作战会议	(411)
第 34 章	泄密!	(423)
第 35 章	档案馆馆长	(436)
第 36 章	伯恩哈德的决定	(445)
第 37 章	在老鼠洞里	(459)
第 38 章	被逼进绝境	(470)
第 39 章	欢迎回到现实	(488)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的奥地利(这是与德国南部边界接壤的一个小国,其居民数与不包括郊区在内的北京市区的居民数相当)出版社给我转来为在中国出版我的书写前言的请求。此时此刻,我得承认,我曾将此事搁置一边——主要是因为没有把握,究竟应该给亲爱的中国读者写些什么明智而有益的话。但是后来——可惜这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我偶然间注意到书柜里我的那本中文版的《法老的诅咒》,于是我便猜想,我的其他书的中文版会是什么样的。我翻开这本书来看,得到的印象与我的许多德国的朋友和熟人一样,对于这样一种看上去格外奇妙的语言,我是只字不识。过去,对于这种奇特的文字,即使我再认真地揣摩,也仍然不解其意。时至今日,我至少是明白了,这些符号通常是字而不是字母。

我的维也纳出版人弗里茨·潘策尔先生(Fritz Panzer,此君的姓氏 Panzer 很独特,意为“装甲车”,而他本人却声称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有一次给我“背诵”了一句短短的中文普通话。他觉得遗憾的是,他所记得的就只有这一句。这是他在许多年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当时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厦的 CN 大楼里所举行的一次文化博览会上,向隔壁展台的中国人学到的不怎么地道的一句话:“我爱你。”在那个展台有两名中国女青年,她们教这位当年留着披肩长发的年轻的奥地利人学了几句中文,听见他十分吃力地念中文,她们当时简直就笑得要死。

大约三十年前,西欧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世界政治和军事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那个时候,关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当然也有一些认识——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老子、瓷器、长城、孔夫子、水稻种植、李太白、易经(这是西方人的耳朵特别需要去适应的一种音乐之声)、英国占领者与鸦片贸易、蚕丝以及绘画艺术等等。在中小学课堂上,老师告诉学生,中国人发明了

火药，早在中欧地区比较而言还是不怎么开化的社会结构居于统治地位并且还在大量烧死女巫的时代，中国就是一个拥有高雅文化的文明国度——不过这些内容讲得并不是很清楚，而且也不是经常讲。

但是在德语(和英语及法语)媒体以及在人们头脑里的印象中，占绝对优势的却是一些关于全世界都知道的概念和姓名，如上海、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高人口密度与计划生育、香港与台湾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中国是个军事和政治大国及其所带来的危险的模糊不清的印象。当然，以前在每座城市的半数角落里，都有一家中餐馆。而时至今日，这已经发生了变化。餐馆依旧存在(每逢我的出版人到我家来做客，我们几乎次次都要去中餐馆共进晚餐——那里的烹调手艺十分出色，服务人员特别的亲切友好)。然而今天全世界都在议论迅猛发展的经济大国中国，议论其所发生的变化力度与速度，议论随着这个国家进展神速的工业化而带来的生态与社会问题。今天，中国人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公务和私人的接触很多，比之过去堪称不可同日而语。在卡尔·于贝罗伊特出版社里，人们常常说起书籍市场上那些机灵、干练而聪明的中国版权代理人。

尽管现在有关中国的(主要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的)报道和文章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对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的一般印象却是由各人依其自己的好恶取舍而得到的残缺不全的碎片组合而成的。我的出版人偏爱孔夫子的文章和李太白的美妙诗篇。而我却对中国神话、符号和——并非最不重要的——在中国经常大量提及的龙和鬼怪有兴趣。因为奇特的人物和关于奇特人物的报道属于我这个作家的分内工作。然后，根据这些关于精灵、女巫、龙、侏儒、神仙、仙女、半神半人的偶像、妖魔鬼怪、巫师以及其他生灵(这些都是随同传说、童话、神话和故事流传下来的)的知识碎片，产生了我所创作的那些故事，乃至长篇小说。

然后先产生一个主意——经常是在与我的妻子海克、我的出版人弗里茨·潘策尔和我的好朋友与同路人迪特尔·温克勒尔交谈之中产生的主意，从这个主意再发展成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可是后来却发展出一种原始动力，使我的出版人濒于绝望，使我的编辑苏珊·埃芬斯连连呻吟(这两位很少让人察觉其为难之处，不过我知道，他们吃苦受累都是为了我……)。但是：不言而

喻,我是无辜的。因为我刚刚动笔开始写作(我一般是在夜幕降临之后开始,一直写到日出之时),小说中的人物便如魔鬼似的向我扑过来并且变成自行其是的角色。他们想要参与更长的情节,他们想经历更多的事情,他们自诩无所不知。于是乎这样一来,计划中的故事就越写越长(比如我2004年在德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其他人》便是如此)。而后我便被我写到纸上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占有”了,而后在若干个星期里,我几乎不能入睡,或者睡得极少,吃得比平常更少,咖啡却喝得更多,烟抽得更多(实际上是非常的多)——总而言之:我毁了自己的健康,却又喜欢这样。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换个方式生活。自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童话月亮》取得巨大成功以来,写作不仅仅是我的职业,而且成为了我的天职。我脑子里所贮存的图像想跑出来,想被笔墨予以描述。所幸喜欢我所写的东西的人数有足够的多,以致我们(我和我的家庭)可以靠此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对此我至今一直怀着感激之意。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于德国诺伊斯

(徐纪贵 译)

第 1 章

老鼠和木头人

“这里？”不知怎么地，莱奥尼的面部表情变成了赤裸裸的表示不同意的皱眉头，她的演技很高超——也许连外祖母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因为她在那里站了足足一分钟，凝视着这幢古老建筑的正面。她的脸上也渐渐地泛起了一种莱奥尼只能称之为陶醉的表情，尽管莱奥尼无论如何都不明白外祖母为什么这么陶醉。对莱奥尼而言，眼前的景象让她大惊失色。

莱奥尼清了清嗓子。“这里？”她又问。这一次提问的时候，她不仅完全面无表情，而且声音中轻微的歇斯底里口吻也被摈弃了。

不会有任何区别。虽然莱奥尼——有理由——为自己高超的演技感到骄傲，可外祖母似乎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些。她仍旧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凝视着这堵有数百年历史的大怪物的砂岩墙壁，似乎在竭力不要让自己因为兴奋而六神无主。

莱奥尼带着一种由听天由命和一直暗藏着的恐惧混合而成的表情想到，

至少这就是此时此刻她们还有的共同点：她自己也可能会很快失去自制力，干出愚蠢的事情。

尽管是出自一些截然不同的原因……

莱奥尼抬起手，挠下巴发痒的地方，接着又放下手臂，没有完成这个动作。早上她取下唇环的地方不仅奇痒无比，而且还非常疼——她绝对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拿起那支小小的铬铅笔。最糟糕的是，外祖母不懂得对莱奥尼为她做出的牺牲表示赞赏。

“是的，是的，这里。”外祖母突然说。莱奥尼眨了眨眼睛，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原来外祖母是在回答她整整一分钟以前提出了——两次！——的那个问题。显然，这栋宏伟的图书馆大楼的面貌深深地迷住了这位老太太，以至于她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回过神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上。“这是你没有意料到的，你说呢？我的确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不是吗？说吧。”

莱奥尼接连做了几次吞咽的动作，不仅是为了摆脱几个小时以前还有唇环的地方反反复复蓄积的苦涩唾液，更是为了不把真正要说的东西讲出来。她痛苦地微笑着。“对。”她答道，“这真是我没有意料到的。”

这甚至不是在撒谎。

外祖母的脸上露出笑容。她明显在努力把目光从那巨大的建筑物上移开，接着转向莱奥尼。当她抬头看她的外孙女时，她的眼睛似乎由内而外地闪烁着喜悦的光。莱奥尼——十五岁，爱好运动，一个好学生，而且（根据自己的评价）非常漂亮——只是个子不高，尽管如此她的外祖母还是只有她的下巴那么高。

“还有更好的消息呢！”外祖母说，“你将遇到真正的惊喜。等着吧！”

“好吧，我等着！”莱奥尼说。她微笑着——至少她希望外祖母会把她嘴唇上勉为其难露出的痛苦怪相理解为微笑。

“你会看到的。”外祖母再次承诺，“来！”她动身了。莱奥尼再次感到惊讶。她知道，外祖母虽然行动敏捷，但却是个老太太。更确切地说，外祖母平时走路不是慢条斯理，而是小心翼翼。可现在她在前面小步奔跑。莱奥尼要跟上她都很费劲。仿佛古墙的景象又让外祖母恢复了力量。几十年的岁月一直消耗着她的力量，似乎一直有什么东西重压在她那瘦削的双肩上。

莱奥尼对此感到困惑，她不禁皱起了眉头，但仍然紧跟着外祖母的步伐。莱奥尼终于在那宽阔的露天楼梯的中段赶上了外祖母，却仍没有真正放慢脚步。楼梯的尽头是图书馆大楼的入口，入口左右有两根高大的石柱。外祖母的速度快得让人吃惊。就在将近一个小时前她们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外祖母上两级台阶都还很困难。现在她走近入口的每一步似乎都获得了力量和

速度。

也许这就是回忆的力量，莱奥尼想。她本人还从来没有很在乎过这些书——为什么在一个有电视机、笔记本电脑、掌上游戏机、随身听和MP3播放器的世界上还有书？——但是外祖母一生都被这些书所包围。她（上帝作证：六十多年前！）在结束了书店营业员的学徒时期之后再没有干过别的工作。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她在城郊开了一个小书店。莱奥尼的父母靠这个书店生活。有一天她理应接管这个书店。尽管当时外祖母早已年逾八旬，可她有时就是希望站在店里，和某个顾客闲聊。

她都谈论些什么话题呢？莱奥尼一边发出无声而炽热的叹息，一边想道。书商。她的父母当真指望她做一个书商学徒，然后接管父母的书店！而她的外祖母是个更多地活在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老太太，梦想她惟一的外孙女莱奥尼成为这个家族企业的第三代继承人，继续把这个书店经营下去。当然莱奥尼对于外祖母的这种想法还是比较理解的。可是她的父母？他们可能的确没有认真想过：二十一世纪里一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现代少女怎么可能只考虑一种可能性，在一个有霉味的小店里度过她的余生？有些日子只有惟一的客人误入这个店，而且这个店里只有书！况且还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书。肯定没有斯蒂芬·金、格里斯汉姆或者罗琳的扣人心弦的惊悚小说和奇幻长篇小说，而是古旧的厚书——歌德^①、席勒^②、克莱斯特^③、莎士比亚以及只是用来折磨无辜学生的全部无用之书。

不，莱奥尼肯定还是会拒绝接受父母提出的这个慷慨的无理要求。尽管母亲听到莱奥尼即将去实习的消息时，眼睛里露出了喜悦之情，就像很久以前一样，当时莱奥尼的小弟弟还活着，但他两岁时就夭折了。总之，她跟着来这里只是为了帮外祖母的忙。即使对此她也表示很遗憾——至少从她取掉下嘴唇上的那个唇环，眼里的泪水夺眶而出的那个时候开始——可是现在还想表示遗憾已经太晚了。莱奥尼又叹了口气，这次甚至发出了声音。唉，就这样吧；她也只能装做满不在乎，熬过这个迷茫的下午的剩余时间，尽管她无论如何都不知道如何熬过。

她踏进大楼的时候，可以感到更凉快了。莱奥尼听到了空调的“隆隆”声，她惊喜地抬头看过去。在外面被炎夏的太阳暴晒以后，真是舒服！在这样一栋古老的大楼里这样舒服，这是她没有意料到的。

况且这栋大楼看起来本来就不像她想像中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图书馆。这

① 歌德(1749—1832)，德国作家。著有诗剧《浮士德》、长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等。

② 席勒(1759—1805)，德国作家。代表作有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诗歌《欢乐颂》等。

③ 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作家。著有剧本《破瓮记》、《赫尔曼战役》等。

里倒是比较像五十年代中档酒店的前厅，只是面积要大得多。地板上覆盖着划痕很多的黑白瓷砖。到处都是朴素的长方形桌子，桌子的福米卡塑料贴面板被刮破了，旁边摆着些廉价的塑料椅子，这些椅子看起来似乎是特意要设计得让人坐起来不舒适似的。有两三张桌子旁边坐着读书或翻阅杂志的人。但是大多数桌子旁都空无一人。这里弥漫着旧书、灰尘，甚至还有洗涤剂的味道。与入口正对的墙壁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排齐天花板高的乳白色玻璃门。门口有一个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柜台，这个柜台使人产生了身处一个萧条的酒店里的感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真的穿着像门房制服一样的衣服。他站在柜台后面，用阿耳戈斯^①般的眼光守望着每个角落，不让任何人打扰阅览室神圣的安静。

外祖母迈着有力的步子走向柜台。这显然引起了穿制服者的不满，因为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表情，这种表情至少像莱奥尼的思想一样严峻。但是他的脸上十分突然地露出了喜色，灿烂的微笑在他的脸上蔓延。

“这可是……卡默尔夫人！”

最后那几个字他几乎是喊出来的，然后他迈开了大步，快速绕过柜台，急忙走向外祖母，热烈地向她张开双臂，几乎将她整个人抱了起来。

“卡默尔夫人！”他再次打招呼，“好久不见了！见到您真是惊喜！”突然他对自己的过分热情似乎感到一丝尴尬。他放开外祖母，急忙退后一步。“这真是惊喜！”他重复着，清了清嗓子，“夫人，有什么事需要我为您效劳的吗？”

夫人！莱奥尼想。她什么时候一个人来过这里？

“我真的很乐意和你叙旧，阿尔贝特！”外祖母微笑着说，“但现在不合适。我们与沃尔格穆特教授先生有个约会。恐怕现在我们已经迟到了。”

“我明白。”阿尔贝特快步离开柜台，按了一个按钮。一声闷响之后，他身后的一扇乳白色的玻璃门突然裂开一条缝。

“我们肯定还要找个机会好好叙叙旧！”他用邀请的手势指着敞开的门，“您可是认识路的。我已经向教授禀报了您的到来。”

外祖母点头表示谢意（并且微笑了一下。就在那一刻，微笑让她看起来年轻了二十岁），然后朝敞开的门口走去。在阿尔贝特也许想到讲述三十年战争^②中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以前，莱奥尼赶紧跟上外祖母。这位老翁真的十分友好——毕竟他与外祖母是朋友，莱奥尼简直不能想像外祖母有不友好的朋友——但是尽管如此，假如他看到穿着正规套服的她，阿尔贝特或许会谈论这

^① 阿耳戈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多眼怪物。它睡觉时，总有一些眼睛睁着。它被杀死后，天后赫拉将其眼睛移到她最喜欢的鸟——孔雀的尾巴上。

^②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

个有魅力的年轻女士：染成黑色的头发、乌黑的紧身衣、项链上（自然翻转的）银色十字架、穿孔的下嘴唇、涂黑的指甲和腰带上的迷你 CD 播放器。想到这里，她还是觉得有趣。或许他不觉得她这么有魅力。

“你会喜欢沃尔格穆特教授的。”她们穿过那道门，沿着一条长长的灯光很微弱的走廊往下走的时候，外祖母发表了看法。长廊两边的墙壁被粉刷得煞白，相隔几步就有一个门。莱奥尼想，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图书馆，当然也不像五十年代的旅馆，而更像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医院。“他是我的一位真正要好的朋友。”

外祖母走向长廊尽头的一个栅栏门。门后边是旧式电梯，电梯内壁可以反光。“他是一个很友善的人。”她向莱奥尼眨了眨眼睛，“而且只比我老一点儿，我想大概不会超过十岁。”

“啊哈！”莱奥尼说。这意味着她现在还必须听他讲述他亲身经历过的关于托伊托堡森林战役的故事吗？

“这里的一切你都不喜欢，我说得对吗？”当她们踏进了升降梯，等待这个旧式电梯开动的时候，外祖母问。莱奥尼想否认，可外祖母迅速举起了手，打断了她的话：“哦，别骗我。我非常清楚，你跟着来只是帮我一个忙。”她笑了笑，“正如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所说的一样，这很正常。我不指望你从事不是你真正想干的事情。帮个忙，看看我们给你看什么。行吗？”

莱奥尼压根儿就没有说话，只是目瞪口呆地——而且十分不安——凝视着外祖母，但外祖母似乎把她的沉默当做默许，因为几秒钟以后她点点头，按下了到最高的第四层楼的按钮。三面都反光的铁笼一边摇摇晃晃地上升，一边发出“呼呼”的声音。透过门的栅栏，莱奥尼可以看见路过的其他楼层。这些楼层与底层没什么两样：长长的走廊，粉刷得煞白的墙壁，无数的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她没有看见一本书。

电梯停了。外祖母第一个走出电梯，向左转。“那后面就是教授的办公室。他将带我们到处走走，给你看这里的一切。”

“你以前在这里工作吗？”莱奥尼打探道。

“因为我熟悉这里，而且认识阿尔贝特和这个教授？”外祖母笑着摇了摇头。“哦，不是，我一直都只是一个小小书商，拥有一个小得几乎招揽不了顾客的书店。可如果一个人一生都与书打交道，并且很幸运地住在这个城市，那么他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中央图书馆。”

她们到了一道巨大的门前面。这个门至少三米高，由两扇门组成，看起来似乎有一吨重。外祖母没打算打开门，而是按下安装在门上的门铃。“一个人在一百多年前记录的东西还一直保存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那个人虽然早已不在人世，甚或已经被忘记，但是他的思想还一直存在。那些书就是过去的信息。你知道吗？这些信息来源于过去，而留给未来的人，就像一些小小的时间机器。”她看着莱奥尼，似乎在等待赞同。“你肯定会喜欢。这可是一些现今你们年轻人阅读的故事，不是吗？你们叫它们什么？未来长篇小说？”

“科幻小说。”莱奥尼回答，“但是科幻小说的说法已经过时，现在叫做奇幻小说。”

“奇幻小说，这样啊。”不知怎么地，外祖母讲英语就像讲德语一样，“我想，以前人们把它称做童话。当时这个词我也喜欢。”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女士疑惑地看着外祖母。她看起来明显就是秘书，似乎她的职业就写在她的额头上。莱奥尼十分机械地笑了笑，但是她也有一点儿糊涂了：撇开年龄差异不说（肯定有整整六十岁的差距），这位年轻女士看起来可能就是外祖母的一个妹妹。

“您好。”外祖母发话了，“教授先生在等着我们。”

“教授沃尔……”女秘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您肯定就是卡默尔夫人。是的，教授先生已经告诉了我。”她退后半步，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请您进来一会儿，我会为您说明去见教授的路怎么走。”

外祖母走向那道门。当莱奥尼跟着她进门的时候，这个黑头发的年轻女士做了一个简明但很坚决的手势。“对不起。”她说，“可是未经允许的人是严禁进入我们的管理部门的。”

“这种胡说八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莱奥尼嘟囔着，“您担心我……”

看到外祖母劝告的眼神时，她不说话了。要是她一个人，她就会毫不客气地和这个高傲的蠢婆娘顶嘴，但是她不想让外祖母难堪。于是她耸耸肩，保留着反抗的目光，又收回脚步。门关上了。莱奥尼无聊地四处张望。她希望不要等得太久。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这一天都算是毁了。在那里呆几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笨重的门的另一边发出一声闷响，接着是听起来近乎一声喊叫的声音，最后又是像“砰”的一声。莱奥尼焦急地盯着门——的确还在她有机会真正感到吃惊以前，门又开了。她的外祖母走了出来。

“什么事？”莱奥尼问。

“没事。”外祖母回答。她用手把滑落到额头的一绺稀疏的白发向后掠，而且用同样的动作弄平她的衣服。莱奥尼发觉外祖母的衣服好像被撕扯过。她想，在关上的门后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当外祖母锁上身后的门的时候，女秘书没有跟着她或者只是看着她。外祖母用别的话敷衍她的提问。

“没事。”外祖母重复着，当然是粗鲁和不情愿的声音，以至于莱奥尼只是

吃惊地睁大眼睛，宁可不再提问。因此她根本就不了解外祖母的情况。

外祖母转过身，用手势示意莱奥尼跟上。她们沿着走廊返回，路过那个电梯和许多道门。她们穿过的每一道门都让她更好地理解刚才外祖母提到时间机器时所说的话。实际上，这就像一次小小的时光旅行，因为她们每走一步，就明显向过去走近了一点点。她们现在看到的门更加古老，装有沉重而富有艺术性的黄铜门把手和插销。她们走过的地板早已磨损，在脚下不时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吊在天花板下面的并不是霓虹灯，而是光芒闪烁的水晶灯；接着外祖母打开了最后那道门，穿过那道门就像终于回到了一百年前一样。

莱奥尼从未到过这里。但是她立刻明白了，这肯定是外祖母讲过的大阅览室——而且她明显强调了大这个形容词。

她从未到过比这更大的房间，而且从未见过什么地方收藏的书比这里更多。莱奥尼估计，这个大厅即使没有四十米或更长，也至少有三十米长，足有十五米宽。天花板向上隆起，那用许多彩色玻璃拼成的圆形屋顶至少有十米高，甚至更高。在几乎已经多得数不清的玻璃书柜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书籍和手稿。而那些书——即使没有十万也有一万本——被放在看不到尽头的书架上，这些书架占尽了墙壁的每一寸地方，而且高及房顶。在半高的地方——莱奥尼估计，在三至五米高的地方——有一条走廊，走廊上有一圈雕刻很艺术的木栏杆。即使在那里也是除了书，还是书。

“喂？”外祖母问。她的眼睛一亮。“刚才我讲大话了吗？”

莱奥尼无言地摇了摇头。这次她脸上流露的敬畏之情肯定不是装出来的。她已经受到影响，远远超过自己能够解释的程度。相对于印刷的书，她更喜欢迷你 CD 机和 MP3 播放器，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她是在一个书店里长大，而且已经不只看见过一个真正大型图书馆的事实。

但是这里……截然不同。

莱奥尼根本就不能准确地用语言描述这种差别。但是，差别的确存在，简直太明显了，不能单纯地耸耸肩就了事。

差别首先是气味。这里散发出来的是书的味道，但又不完全只是书的味道，还有点儿别的。莱奥尼十分清楚地知道她以前从未闻到过那种味道，尽管如此，她仍然觉得非常非常熟悉。但重要的是，突然间她完全明白刚才外祖母到底想要跟她说什么。她突然觉得周围的这些书本远不只是大量被印刷过的纸张。莱奥尼现在根本就不让自己的思想里出现那个词。但是她其实很清楚，到底是什么让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周围的一切：那就是敬畏。

“那后面就是教授了！”外祖母的声音把莱奥尼拉回现实中，但是那种特别的感觉，刚才那段时间一直笼罩着她的那种感觉却并没有消失。

只是现在她觉得没那么害怕了。

当莱奥尼跟上外祖母，而外祖母微笑着朝肯定就是那位教授的男士走去的时候，莱奥尼试图整理自己的思绪。他看起来仿佛至少有五百岁，而且穿着也很奇怪，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像他这样打扮简直就会被笑话，但是在这里不会。他穿着一条棕色灯心绒裤子，上身是一件磨破了而且已经开始褪色的丝绒西装，在上衣的手肘以及袖口处都加上了一层皮补丁，衬衣的领子处打了个领结，脸上架着副厚重的金边眼镜，那镜片比好几个可乐瓶子的底部还要厚。他的头发都快掉光了，只剩下旁边的几缕。他把它们留得长长的，扎成了一个像婴儿的小手指那么粗的马尾辫。要不是莱奥尼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惊讶，看到他的时候她很可能会捧腹大笑。

当然她竭力跟上外祖母的脚步，差点儿被自己绊倒。她简直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自从她踏入这栋特别的大楼以来，她的思路就开始让她觉得陌生，特别是让她难以理解，仿佛一个陌生人在她的大脑中思考一样。

这时，沃尔格穆特也发现了外祖母。他赶紧满面堆笑地迎了上来。莱奥尼没有仔细听，但是根本不可能忽视的是，这两位像很好的老朋友一样打招呼。一阵寒暄之后，沃尔格穆特转向莱奥尼。

“你肯定就是莱奥尼姐。你的外祖母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可能根本都没有必要。你看起来和她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莱奥尼拉长了脸。她憎恨别人叫她出生证上的名字。她也憎恨她的父母为她取这个名字。至少有时候是这样的。

“莱奥尼。”当她不情愿地抓住沃尔格穆特伸出的手，与他握手的时候，她更正道，“我的朋友们叫我莱奥尼。”

“朋友？”沃尔格穆特的嘴唇上出现了一缕让人厌恶的冷笑，“像你这样一个丑陋的邋遢小女人有朋友，你不是在骗我吧？”

莱奥尼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什么?!”她发出嘶哑的声音。

“我说：‘莱奥尼也是一个动听的名字，可能更现代’。”沃尔格穆特回答道。

“不，我不这么认为。”莱奥尼反驳说。沃尔格穆特想抽回手，但是莱奥尼不松手，相反抓得更紧一些。以她这个年纪而言——尤其是以一个女孩而言更加显得——她很健壮。每周至少去健身房三个小时不仅对她的身材有好处。“我指的是您之前说的话。”

“你看起来像七十年前你的外祖母？这是事实。”

“不，不是这句话。”莱奥尼坚持立场。沃尔格穆特眨着眼睛。如果莱奥尼从一个人脸上看到过真正不理解的表情，那么现在他的脸上出现的就是。即

使外祖母也惊慌失措、甚至有些惊恐地盯着她。她突然露出愧疚之情。她急忙松开沃尔格穆特的手。

“我……对不起。”她喃喃自语，“我肯定……理解错了。”不，见鬼了，她没有理解错。她十分清楚地听到他所说的话。他可憎的冷笑也不是她的幻觉。她的确没有失去理智！但是沃尔格穆特只是继续不知所措地看着她。即使外祖母也还不能完全明白。怎么了？

“对，唔……我也觉得是这样。”沃尔格穆特没有把握地说。他在莱奥尼面前退后一步，开始用左手抚摩右手。莱奥尼的内疚之情更强烈了。这个男子肯定有九十岁。或许她把他弄得很疼。他对她讲过或者没有讲过——她简直就无权知道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她再次说，“很抱歉。”

“本来已经好了。”沃尔格穆特用——未被弄疼的左——手做了一个宽容的手势，迫使自己做出一个轻微痛苦的微笑，外祖母似乎现在才明白她的外孙女究竟干了什么，她看起来好像由于羞愧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那么你愿意沿着你外祖母和父母的足迹走下去，也成为一名书商。”沃尔格穆特试图转换话题，这同样显得不自然，就像此时他自己的微笑一样，“莱奥尼，这真让我感到高兴。孩子遵循这样古老的家庭传统，可惜这种事现在很少见。”

在发生刚才的事件以后，莱奥尼简直不敢反驳他。但是，这并不妨碍教授不能击中目标，就像目标离得很远一样。即使不假思索，莱奥尼也可能列举一百个、甚至一千个她更想从事的职业。

“事情还没有完全到这一步。”外祖母帮她解围，“目前只是实习两周。”

“在这种情况下您当然想到了中央图书馆，宝贝。”沃尔格穆特笑着奉承道，“一个很聪明的决定。虽然我们本来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接收实习生，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肯定要破例了。”他直接转向莱奥尼，“假如这位年轻的女士有兴趣，当然会破例。”

莱奥尼做出个介于摇头、点头和耸肩之间的动作。其本义沃尔格穆特只能自己找。

“那么，我们和解了。”他威胁道，“否则，我们会揍你这个小傻瓜，让你多点儿理解力，直到你明白我们想要你干什么为止。”

莱奥尼唉声叹气。那好吧，她显然失去理智了。

“或许我们先到处走走，熟悉一下这个图书馆吧。”沃尔格穆特建议。莱奥尼惊慌失措的反应自然没有逃脱他的眼睛。但是他对她似乎就和对她先前的问题一样知之甚少。“当你看完这里的一切以后，也许你真的会改变主意的。”

“真的很值得。”外祖母保证道，“以前沃尔格穆特教授经常当讲解员，他的讲解很受欢迎，但是这几年来他只为十分重要的客人当讲解员。”

事实证明，这决不是夸张。起初莱奥尼觉得很难跟得上教授讲解的思路，但渐渐地却被他的话语吸引住了，最后她甚至忘记了那个可怕的插曲。沃尔格穆特讲解得简直太有趣了——即使那些一般只用书打苍蝇，或把书堆砌得足够高，以使用做拿到书架最高处的 CD 的梯子的人，也会被他的话吸引住。

她获悉，这座图书馆正式成立于一百多年前，而事实上肯定还要早得多。没有人知道第一批修道士何时开始收集那些修道院里的手稿和羊皮纸文稿。那个修道院估计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甚至更早的年代，那时凯尔特巫师正统治着这个国家。十七世纪，这个修道院就已成为全国的中央图书馆。

“那么您这里有多少书？”沃尔格穆特即将结束他的讲解时——足足有一个小时之后——莱奥尼问。他们正走在一条环绕整个房间的处于半高位置的长廊上。其实莱奥尼提问只是为了让沃尔格穆特那没完没了的解说至少停一会儿。他的讲解真的很有趣，但是实在太冗长。现在莱奥尼满脑子都是教授刚才跟她讲的那些数字和日期，她已被弄得头昏脑涨。

“二十万册左右。”沃尔格穆特自豪地回答。

“好多。”莱奥尼机械地回答，接着她愣住了。“哦……等一会儿。外祖母说过，一百年以来，这里存放着全国出版的所有书的样本。”

“准确地说，是一百五十年以来。”沃尔格穆特更正道，并冲着她眨了眨眼睛，“而且还有所有杂志。现在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因为这里的书肯定比所有的时代都多。”为了证实他的断言，他猛地点了点头。“当然图书馆历史部分里的二十万册只是我们放在上面的样本：古旧的手稿，无可替代的原件和很罕见的版本。我们把所有其他的都放在地下室的中央档案馆里。”

“地下室肯定更大。”莱奥尼说，“我是说：‘肯定有几百万册书’！”

“甚至数千万。”沃尔格穆特证实。他神秘地微笑着。“地下室也的确非常之大。迟点儿我会带你去看看。我想，今天我们应该专注于历史部分。晚些时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上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此外我想起……”他转向外祖母，“亲爱的，您还记得我找了很久的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①的手稿吗？”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那可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外祖母回答，“您不是说您已经得到那份手稿了吗？”

^① 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约 1170—1230)，奥地利诗人。中世纪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宫廷抒情诗人。